

书苑撷英

醒来

有人说，每天早晨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还活着，是件幸福的事。每天醒来，看到太阳照常升起，却不知自己又将面临什么，这就是人生。

小仲马在《基督山伯爵》里写到基督山遭人陷害，被打入远离都市的阴冷潮湿的地牢里，基本见不到什么阳光，每天醒来，所见是冰冷坚硬的石壁，所闻是老鼠叫声和滴水声，不知日夜，也不知外面何年何夕。基督山虽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但只要一息尚存，仍在这无尽的黑暗里煎熬。每天睁开眼睛，挣扎着醒来，便庆幸自己还活着，心中的复仇火焰还在继续燃烧，还没熄灭，这就是他活下去的最大支撑。终于有一天他醒来，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，成就了他后来的惊世作为。

生而为人，都会醒来，也都将有不再醒来的时候。活着，就要珍惜每一次醒来，善待和敬畏每一次醒来。

一觉睡到自然醒，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惬意，也是生命中最 为收放自如的状态。如此醒来，是人生美事。

缓缓睁开眼睛，世界就在你眼中。即便还躺着，透过窗帘的缝隙，几缕晨光已耀眼地射入，窗外，红日喷薄，朝霞瑰丽。偶有几声婉转的鸟鸣从不远处的树上传来，显然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早晨。这自然而然的醒来，使人浑身注满活力。

而有时候还在满天星光的半夜，却睡不着，突然醒来。睁着眼睛，在黑暗中怔怔地望着天花板。有些人，日复一日这般醒来，将长久的痛苦化作了无声，把每天的失眠与惊醒看作日常，坐等东方渐出鱼肚白。

有人或耽于梦中，有人总不愿醒来。但无论如何，人生不免总要醒来。有的人睁开双眼，已经醒来；有的人睁开双眼，未必真正醒来。

（选自《文摘报》王勉）

闲话书事

马克思女儿的传奇人生

爱琳娜·马克思改变了世界。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，她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身。这是一个她如何改变自身的故事。

爱琳娜的父母和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后代，她称恩格斯为“第二父亲”。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欧洲，他们进入政治成熟期。在 1848 年后的几十年里，资本主义在全球获得胜利。他们的孩子爱琳娜出生于 1855 年，是他们思想的现代继承人。

爱琳娜走向社会后，把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学到的理论付诸实践，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理论。爱琳娜善于与人交往。她虽然标新立异，但仍能毫不费力地吸引他人的注意。人们与她相处会觉得很舒服。她一生都与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保持着亲密的关系，与萧伯纳、威尔·索恩、威廉·李卜克内西和亨利·哈夫洛克·埃利斯等人长时间的友谊也只是她与男子关系融洽的几个例子。爱琳娜·马克思和奥莉芙·施赖纳之间密切、持久的关系是伟大女性之间友谊的体现，这种友谊不仅是文学和政治史上的，而且是生命和心灵上的。

爱琳娜·马克思问：“作为社会主义者，我们希望什么？”为解决这一问题，她一生孜孜以求。

爱琳娜是马克思家族中唯一一个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者，她说：“在英国，目前社会主义还

仅仅是一场文学运动。”她把这场文学运动从空想搬上街头，搬上政治舞台。她实践并检验着。爱琳娜·马克思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，当时的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，没有上大学、选举、支持议会代表的权利，无法从事大部分职业，甚至没有掌控自己的生殖和心理的权利。现实的生活环境让她亲身体验到，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成员意味着什么，会有怎样的感受。

爱琳娜·马克思从未完成父亲的传记。在生命的尽头，爱琳娜写信给姐姐劳拉，谈及撰写父亲传记时的斗争：“毕竟，作为‘政治家’和‘思想家’的马克思是伟大的，而作为人的马克思却可能不那么伟大。”爱琳娜面临所有传记写作都要面对的挑战：个体生命的故事与更宏大的历史安排中的冲突。个人与其生活往往充满矛盾。有时人们遵从的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或确定的理论，而是使人们成为人的具有生物属性的东西，在这方面，男人和女人都一样。

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爱琳娜·马克思可能是伟大的，但作为女人的爱琳娜·马克思是否同样伟大，只能从她的故事中知晓。《她这样的一生：爱琳娜·马克思传》（霍姆斯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讲述了这个故事。

（霍姆斯）

一种有温度的表达

——读飞鸟小小说集《遇见另一个自己》有感

■李艳春



料峭春日，捧读作家飞鸟的小小说集，一页页一篇篇读下去，心情随着文字起伏跌宕，或微笑或落泪，或惊讶或深思。这些清新、质朴、真挚的文字，如窗外的春阳，暖意升腾，流淌心间，呈现一种有温度的表达；又如金黄的油菜花，摇曳春风，沁人心脾，清香醉人……

这种温度来自于他的悲悯情怀与底层书写。贴着底层飞翔，书写底层的苦难与梦想、爱与哀愁，这种草根书写，使得他的诸多作品有着泥土的芳香与质朴的本色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此言不虚。飞鸟自己曾有过外出流浪打工的艰辛经历，这段经历如今已化作粒粒珍珠，闪烁着温润的光泽与人性的温暖。小小说《老歪》无疑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篇。文中的“我”，年仅十六岁，迫于生计，外出打工，与工友老歪搭班。老歪是个其貌不扬的汉子，不仅年龄大，而且走路还歪歪斜斜，左脚迈动左侧身子歪向一边，右脚迈动右侧身子歪向一边。就是这样一些有些滑稽外表丑陋的人，却对打工的“我”有着慈父般的情怀，在“我”艳羡别人有钱、欲跟着工友去偷盗之际，使一个计谋，故意把“我”的脚轻微砸伤，让“我”不得不卧床休息，无法与别人一起去偷盗。不明真相的“我”对老歪怀恨在心，直到工友被呼啸的警车带走，“我”因没有参与作案方才躲过一劫。当“我”后来离开工地之时，老歪告诉“我”，他曾有一个和“我”差不多大的孩子，因做坏事被警察追捕之际，跳楼身亡，“我”才明白一切。老歪在送给“我”的书籍扉页上歪斜着留言：孩子，去上学吧。读到此，我不由想起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的敲钟人加西莫多，一个外貌丑陋却心地善良的人。该小小说，短短千余字，却用白描一般的手法，塑造了一个温暖、真实、有着博爱情怀、如邻家大伯一样亲切的人物。一个人物立起来了，一篇小说也就有了真正的生命力。

这种温度来自于他对故乡深沉的爱与深重的忧思。打工潮席卷全国，连作者本人也曾离家打工，那些留守故乡的人又是怎样生活的呢？飞鸟用深情的目光回望故乡，关注留守儿童与老人，一篇篇精彩之

作流于笔端。小小说《录音机》就是其中一朵浪花。文章以爷爷给孙子买录音机为线索，串出时代的变迁。月光下，当孩子一遍遍播放远在外地的父母的录音时，无以言说的孤独、忧伤、思念，跃然纸上。那画面如此心酸、凄楚，让人潸然泪下。小小说不同于散文，没有煽情的言说，只是用一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，触动读者的心灵。百年前鲁迅先生呐喊：救救孩子！此刻，我似乎听到作家飞鸟也在呐喊：关注留守儿童！

这种温度同时也来自于文字的现场感。飞鸟的诸多文章，无论书写乡情、亲情、爱情，或是描写人生百态，处处都有一种在场的氛围，甚至文中的主人公就是作者“我”。这种第一人称的写法，比较注重人物心理描写，能够达到人物与环境的高度融合。这种零距离无缝对接，更能实现作者与读者的灵魂碰撞，让读者更大程度领会作品的内涵与美学体现。比如小小说《遇见另一个自己》，该篇展现了他对另类表达的尝试与文本的开拓。这类作品更能考验作者的智性与才情以及哲学思辨。文中的“我”年少时，曾因偷盗入狱，时隔多年，出狱回家，小城已物是人非。但是，当“我”背着行囊，在一个小饭店歇息时，猛然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如当年的自己，似欲行窃，于是乎，“我”腾空跃起，挥起包袱砸将过去。而结局是，人们看到一个“疯子”用砖头砸伤了自己……小小说有些荒诞，有几分黑色幽默。世界本就是充满荒诞的，有时生活比小说还更像小说。文中的少年到底是不是“我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人们在戏剧般的情节中，掩卷深思“我是谁，从何处来，到何处去”这一深刻的哲学命题。正如我曾在一首小诗中写到：“傍晚，我看到另一个自己，向着自己走来，合而为一，我是我最坏的敌人，我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人性的善恶、美丑、罪恶与救赎，何尝不是集于一身呢？有人说，阅读，就是发现最好的自己。我们在惬意的阅读中，越来越深地接近那个原本的自我。美好在呈现，羞愧在浮出。文中的“我”以流血的方式，完成了对自己的拯救。那么，生活中的我，又如何避免灵魂的堕落与苍白呢？

有人说，小小说，是一种平民的艺术，是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是“尺幅里显微澜”。是啊，这种平民艺术，来自于底层，接地气，说的是百姓故事，讲的是百姓情怀；不高端，不故作姿态，是对平凡人生真、善、美的讴歌，是对凡尘世间假、丑、恶的鞭挞；是文艺场的轻骑兵，以矫健的身姿占领文学的高地；是文艺百花园里的油菜花，虽不艳丽，却也蔚为壮观，装扮春天。飞鸟的小小说，轻灵、美好、朴实，亦兼备上述特质。

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中云：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，但我已经飞过。”谁说燕雀没有鸿鹄之志？谁说飞鸟一定不是金麻雀呢？据说，飞鸟的部分佳作已飞到大洋彼岸，被译成英文出版呢。还望飞鸟的作品再往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开掘，更具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更有爆发力与冲击力！希望飞鸟真正成为文学界翱翔的吉祥鸟！我们期待着！